

江湖布衣侠

秋梦痕武侠小说专辑

台湾 / 秋梦痕

上

花城出版社



江湖布衣侠

秋梦痕武侠小说专辑

台湾 / 秋梦痕

下

花城出版社



策划编辑：詹秀敏
文字编辑：詹秀敏
封面设计：郭鹏辉
封面绘画：黄穗中
责任技编：岑宇峻

秋梦痕武侠小说专辑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大陆首次推出台湾著名作家秋梦痕武侠小说专辑，秋梦痕版权代理人授权本社独家出版。

上、下册定价：13.50元



9 787536 018501 >



布衣豪气 惩凶顽浴血武林

侠女情迷

粤新登字 05 号

江湖布衣侠

上、下册

〔台湾〕秋梦痕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340,000 字

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 册

ISBN 7 - 5360 - 1850 - 9

I·1611 定价: 13.5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故事发生在明朝时候。一天，东厂派驻甘陕两省的特务头子姬虎臣被人杀害。原来，因他参加东厂，杀害族人，无恶不作，被家人清理门户而杀死！

官府对此大为震惊，派出白尽忠等五名高手捉拿杀人凶手。江湖武林盟主、一统教女教主水清华等一批侠义之士，受到通缉，为保存实力，他们迁至海岛隐藏起来。

朝廷为了收买武林人物，以镇压正义力量，举行了一次大比武。一统教暗中派出孙伟虎等人参加，一举夺魁。孙伟虎被皇帝封为“布衣侯”。他联络中原少林、武当等九大门派与三堡七帮中人，继续仗义行侠，揭露两江总督等贪官污吏及纵子犯法的皇兄等，受到皇帝的称赞，使一统教得以平反，他也被封为“忠义王”……

但是，他不愿做官，仍在江湖做布衣侠！

目 录

第 一 章	报亲仇少女杀姬	1
第 二 章	东西厂商除一统	45
第 三 章	小虎仔并娶两妇	93
第 四 章	少室山英雄擂台	120
第 五 章	小虎荣登布衣侯	169
第 六 章	吴桥杂技冠天下	212
第 七 章	一统教大计方针	245
第 八 章	杭州府罪犯天条	287
第 九 章	结拜京女遭劫难	329
第 十 章	龙虎狮南京亮相	373
第十一章	打金枝大放异彩	413
第十二章	愆皇亲民怨得雪	452

第一章 报亲仇少女杀姬

“爷爷！

爷爷！

不得了，杀人啦！”

一个八九岁的孩子，连跑带颠地一面喊，一面跑进了西安府的一座宅院！

这宅子在西安府说大不大，可是说小也不小！五开间的正面，五层到底还有跨院，门口对面雪白的影壁，栽着一溜系马桩，门两旁还有四棵龙爪槐！

可是没见到石狮子跟上下马石，八成这家没什么功名吧！

他一直连喊带跑的，进了三进大厅！

大厅正中太师椅上坐了位半百老者，留着八字胡，两目开阖间，精芒暴射，微笑道：“小威，什么事这么鸡毛喊叫的？”

“爷爷！大街上杀了人啦！”

“杀人？”

“是啊！姬大户被人家给射死啦！”

“谁射死的？”

“一个打腰鼓的大闺女！”

“怎么射的？”

“嘻嘻！我也讲不清楚，您问二秃子叔吧！”

“去，叫二秃子来！”

这时小威到外面牵着一位年约十八九岁的秃头少年进了

大厅，先向老者行过礼后，问道：“四叔，您找我？”

“嗯！明亮啊，刚才小威告诉我姬大户被杀，详细情形他讲不清楚，叫我问你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四叔，是这样的，咱们西安府前些日子来了一对青年男女耍腰鼓戏！”

“啊？凤阳花鼓？耍了几天？”

“大约有半个月啦！”

“啊？凤阳花鼓，穿州过府，每个地方很少待上三天，他们居然在西安城转了半个月，然后射杀了姬大户？”

“是啊！我也奇怪，花鼓戏只有那么一套，扭扭腰，敲敲锣，打打鼓，歌也只是一个调，久了就没看头啦！”

“你把今天所见，详详细细的告诉我，八成这案子会落在我头上！”

“四叔，您不是早告老还乡了吗？这案子怎么又会落在您头上？”

“咳！明亮啊！我虽告老还乡，但临行之时曾答应过刑部尚书，在他任内若发生重大案子，我还得出面侦察、破案，替他解决难题！”

“四叔，姬大户被杀，这只是件地方上的小案子，也不会闹到刑部去呀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小案子？你知道姬大户是谁吗？”

“他不是叫姬虎臣吗？仗着家大、业大，在地方上无恶不作的混混吗？平常包娼窝赌，包词揽讼！可是西安府对他还曲意包容呢！”

“你还知道些什么？”

“就这么多啦！”

“我实对你说了吧！他乃东厂派驻甘陕两省的领班大档头，如今被杀，这案子还会小吗？”

“啊？他是东厂的人？怪不得知府曲意包容！”

“如今你既是知道了，快把事情经过详情跟我说说，我心里好有个谱！等吴尚书来了信好着手办！”

“四叔，是这样的，半个月前来了一对青少年，男的约莫二十一二岁，女的只有十八九岁，全是一身唱凤阳花鼓的打扮，紧身、短衣，上绣大花朵！女的是绣花鞋，而男的则是薄底洒鞋！全是系着腰鼓！”

“嗯！男的穿什么？”

“薄底洒鞋！”

“好！说下去！”

“他们一到西安，就手拿唐锣到处圆娘（聚人）！看看身后跟的人多了，就在广场上拉了场子，开始表演！”

“怎么表演的？”

“他俩好像不是江湖跑码头的，根本不懂交待场面，一上来就开始表演啦！女的先上场，男的在场外打锣，就听锣鼓点响：

咚咚隆咚呛！

咚咚隆咚呛！

咚呛！咚呛！咚咚呛！

左手锣、右手鼓，

手拿着锣鼓来唱歌！

别的歌儿我也不会唱，

只会唱个凤阳歌！

凤阳歌儿啾啾啾！
得儿郎当飘飘飘一飘！
得儿郎当飘飘飘一飘！
得儿飘，得儿飘，
得儿飘，依得飘飘，飘一飘！
我命苦，真命苦！
一生一世嫁不着好丈夫！
人家的丈夫作官又作府！
我家丈夫只会打花鼓！
打打花鼓啾奈呀！
得儿郎当飘一飘！
得儿郎当飘一飘！
得儿飘，得儿飘！
得儿飘，依得飘飘，飘一飘！
咚咕隆咚，咚咚，呛呛！
咚咕隆咚，咚咚，呛呛！
咚咚呛、咚咚呛！
咚咕隆咚依咚咚！
我命苦，真命苦！

.....

“他们每天就只唱这一个调！”

“可不是吗，凤阳花鼓就只这么一个调，所以说凤阳花鼓，穿州过府，最多不超过三天，那就因为只有一个调，听多了就厌啦！”

“四叔！可是他们俩在西安就这么一个调，就唱了半个月，

还有很多人追着听呢！”

“嗯！八成这对男女有特殊的地方！”

“可不是吗，男的英俊！女的美艳！”

“英俊、美艳到什么程度？”

“男的，我倒没什么感觉，可是听小辣椒说：‘要能嫁给他，喝西北风她都愿意！’”

“嗯，她妈是半掩门（私娼），她也不是什么正经货，可是眼光确是挺高的！经她这么说，那男的该不凡！但那女的呢？”

“四叔，那女的您没见过，那美呀，简直美得不可方物！让人一见就想……可是一见她那眼却又不敢接近！”

“这么说，她美是美，可是又使人感到凛然不可侵犯，可对！”

“噯！对，对，对！”

“这么说来这对男女果然不凡，这中间怕……”

“四叔！怕什么？”

“怕其中另有因果关系，将来处理的时候，得多方考虑才行！好！你们下去吧！”

二秃子同小威，告退了！

东厂！

总管大人正在看一封八百里的快递呈文！上面报的是甘陕两省大档头姬虎臣被杀经过，忙道：“来人哪！”

“喳！”

“叫两位大档头来！”

“喳！”

不一会大档头白尽忠同吴义仁双双告进！

东厂总管道：“姬虎臣被杀了，你们看该怎么办？”说着把呈文递给了二人！

二人看过之后，白尽忠道：

“公公！姬虎臣乃东厂大档头，派在甘、陕两省，负有重责大任，这算因公殉职，咱东厂得为他缉凶报仇！”

吴义仁道：“公公不可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公公请想，咱东厂任务，仍在傍午侦事，监视大臣，姬虎臣负有监视甘、陕总督之责，这身份是秘密的，咱东厂要一出面，这身份岂不暴露了吗？”

“那依你之见呢？”

“咱叫西安的人，报官，叫官府明查！”

“嗯！好！可是……那西安府要不办呢？”

“西安府要敢不办，那叫西安的人越衙上告哇！”

“向哪儿告？”

“叫他们直接告到刑部，连西安府都给他毁了！”

“好！吩咐下去，叫他们向西安府报案，不过嘛……”

“公公！不过什么？”

“叫西安府明查，咱们暗访，由白大档头率领手下，去西安暗访，务必要弄个水落石出！”

两人同时“啞”了一声，退出签押房！

白尽忠道：“老吴，我这就带人去私访，你代总管批示叫他们报西安府查办破案！”

“好！就这么办！”

话说西安府自发生了姬虎臣被杀这案子之后，府尹葛春芳忙请来文幕、刑幕两位师爷，府尹道：“二位师爷，你们看姬虎臣这案子……”

刑幕林逢时道：“大人知道，这姬虎臣乃是西安府的一霸，平时包娼窝赌，包词揽讼，无所不做，是纯粹黑道人物，难免有江湖恩怨。”

“依卑职看，凶手是有计划的仇杀，成功之后，身份一变，哪儿去找？这案子难破！同时卑职想江湖仇杀，姬家也不会惊官动府！”

“林师爷，你说的是理，可是你不知姬虎臣的真实身份！”

“他一个地头蛇还有什么身份？”

“嘿嘿！他乃东厂派在西安的大档头！”

“啊！这，大人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下官出京之时，有人暗中告诉了我，东西两厂在各省派有人，每省是个二档头，而每两省又有两位大档头，而甘、陕就是姬虎臣！”

“噢！难怪大人到任之后，对他曲意包容！”

“林师爷，你想京中连一品大员对两厂都敬若鬼神，我这芝麻绿豆大的官儿，敢得罪他吗？”

“嗯！不知道则已，知道了是没人敢开罪两厂！依卑职之见，大人何不先跟巡抚大人私下沟通，看看抚台大人有什么指示？”

“好！我这就去晋见巡抚大人！”

知府大人坐着四人呢轿，到了抚台衙门！

守门兵丁一见知府大人来了，打下千去！

知府忙作揖还礼，并道：

“烦劳哪位代通报一声，就说下官求见抚台大人！”

带班的过来道：

“大人，抚台大人去了总督府，您请客厅待茶！”

知府随这位带班的到了客厅，等了足有一个时辰，才听外面传呼：

“大人回府——，大人回府！”

抚台总算回来了！知府忙到外面出迎。

抚台一下轿，见知府也在，忙道：

“葛大人请起，你来得正好，咱们在密室去谈！”

知府随着抚台进了密室，下人献过茶之后，立即退出。

抚台道：

“葛大人前来可是为了姬虎臣被杀之事？”

“卑职晋见大人，正是为了此案！”

“嗯，刚才我去晋见总督，也是为了这个案子，葛大人可知姬虎臣的真实身份？”

“卑职出京之时，曾有人指点过！”

“你知道就好！刚才我去见总督，他还不知道皇上派人在他身边监视他呢！”

“当然，东厂的任务就是监视大臣的嘛！”

“好在总督一向为官清正，忠贞不二，没什么把柄落入他们手中，不过这一来，总督很寒心！”

“想当年太祖皇帝在洪武十三年杀了丞相胡惟庸之后，成立了锦衣卫，除保护皇上安全之外，还负有侦伺大臣的任务，直接由他负责，不受任何人节制。”

“由那时起，大臣们就人人自危，而后成祖又成立东厂，

经过几个皇朝之后，又叫太监汪直成立了西厂，到如今傍午侦事，伺察大臣的任务，就落在两厂上了！”

葛大人，这么说你对这三个情治单位很清楚了？”

“卑职也不清楚，是出京时有人暗中指点过！”

“哪位高人？”

“其人不在官中，大人不可能相识！”

“莫非是两厂中人？”

“大人猜错了，暗中指点下官的人，是位市井小民，偶游京师，知下官外放西安府，特加指点罢了！”

抚台大人知再问葛府尹也不会多漏，只有相视一笑！

葛大人接着问道：

“大人，总督大人的意思……”

“总督大人听了我的报告，思考了一会儿，指示道，叫贵府立即差人全面缉拿，他与刑部尚书吴大人是同年，将以私函给刑部尚书，求他协助！”

“好主意，卑职属下捕快，早已呈部派出，正拿呢！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大人请想，打花鼓的那对青年男女，来自外地，在咱这西安流连了半个月，在大街上公开杀了姬虎臣，那表示什么？”

“表示了什么？”

“凭推理，当然是与姬虎臣有仇，流连半个月，是在找仇人，发现了仇人才下手，可是报了仇之后呢，当然立即离开了西安地面。

“我们在西安一带搜，只不过是摆摆样子罢了，哪能够抓到什么凶手？”

“葛大人，打花鼓的全是凤阳县人，你可以发下海捕公文，叫捕快去凤阳查案！”

“大人有所不知，真正打花鼓的，是凤阳特有的地方艺术，一般人不会冒充凤阳人以花鼓戏游走四方。

“可是刺杀姬虎臣的那对男女，恐怕是冒充凤阳人，以便误导捕快们的侦察方向！”

“嗯！有道理，可是要是别处人冒充的，这案子可就难办了，总督大人私下找刑部尚书帮忙，恐怕刑部也不见得破得了这案子，我想……”

“大人的意思……”

“我想请位世交的晚辈帮忙，破这案子该不费吹灰之力！”

“令世晚是……”

“他叫单英！”

“单英？莫不是以前开封府尹单裕厚的公子？”

“正是他，少林前任掌门元虚上人的关门弟子！”

“那么有关姬虎臣真正身份，八成是他透露给大人的吧！”

“这你怎么会知道？”

“大人，暗中指点卑职的人，与单英是一起的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既然大人与单英有旧，那我也用不着再瞒大人了，是方刚的女婿，侯鼎的儿子，侯学文！”

“方刚的女婿侯学文并未出仕，他现在干什么？”

“明的是北五省一统钱庄与镖局的负责人，暗的是一统教的护法，教主的师弟！”

“啊！方刚的女婿是一统教中人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单英跟他一起的，那单英呢？”

“大人，这单英吗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说起来，来头就更大了！”

“他是什么来头？”

“他是一统教主的夫婿！”

“啊！一统教主是女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京里对一统教非常重视，在我做知府的时候，吏部就有指示，严密监视其活动情形，并没提他们教主是女的！这事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大人，他们教主不但是女的，而且与我们多少还有些牵连呢！”

“葛大人，你这话是怎么说？”

“大人，她就是以前铁面御史水森的女儿！”

“啊！是她？”

“不错！想当年水御史坐西台的时候，卑职刚中进士，被点了翰林，可算与水大人同朝为官！”

“这么说，我与他的关系更不凡啦！水森与我是同榜进士，我只知他由西台外放知府途中遇盗，满门被杀，没想到还留下了活口，他这女儿好像是叫……”

“水清华！”

“对！不错，是叫水清华，乃是采水木清华之意，噢！我想起来啦，她与单英很小就订了亲，后来她家遇难，单裕厚就没教单英再读书，求取功名。而把他送到嵩山少林寺学艺，元虚老和尚那身功夫，全传给了他，我前几年见到他的时候，已是青年侠士了！”

“大人，姬虎臣是东厂大档头，八成也是那时候告诉您的